

新 報

第十三期目錄

目前我們應有的努力

長風

階級鬥爭說的批評

仁言

今年河北省的災荒

丁和

華北軍事概況

朔雁

西安通信

朔雁

目前我們應有的努力

長風

在國際帝國主義及國內封建勢力夾攻中的中華民族，是過着極其悲慘的生活，九十餘年來的歷史，充滿了剝削與壓榨的模糊血跡。中國原來是個東方文明的古國，一自國際帝國主義的鐵蹄踏入後，居然一切都花樣翻新了——政治方面，從君主專制變爲民主共和，經濟方面，從「手胼足」變爲水蒸電動；社會方面，從油頭小腳變爲高跟旗袍；思想方面，從守舊保皇變爲進化革命；道德方面，從忠孝節義變爲唯物拜金，這誠然是一個巨大的社會變革。但是，這個變革的過程，只是國際帝國主義奴化了中國，把中國變成了國際帝國主義的次殖民地罷了！

可是從另一方面看來，中國自秦代以來統治了中國兩千多年。這兩千多的當中，雖然政治組織有過不少的變遷，却是在本質上始終無甚大的差別，與古代埃及，巴比倫和波斯等文化舊邦及後起的土耳其帝國的政治相類似，而是一種特殊的官僚政治的形態。

中國一向是過着閉關自守，自給自足的生活。經濟的基調，也是素來建築在極幼

零售：本期三分
定閱：全年一元半年五角國外加寄費三分
編行：新路旬刊社
社址：北平口袋胡同二十一號

種的農業，手工業經濟的階段中。到了海禁大開以來，各帝國主義者大量生產過剩的商品與資本，以機關槍大砲為後盾，盡量輸入中國，兇殘的榨取中國民衆的血汗，致使中國社會，起了一個大翻轉，農業及手工業經濟被資本主義經濟摧毀及破碎不堪，整個地發生動搖漸趨於沒落。

本來中國是東方的農業古國，以農業經濟為主幹，工商業是在萌芽的時期，農產品佔最多的部份。然近些年來，因帝國主義的資本襲擊及國內的軍閥年年混戰，而有江河日下的趨勢。據一九二九年海關的報告，米的一項，入口一〇，八二四，〇六五石，出口二八，四五二石，入超之數竟達一〇，七九五，六一三石之多；麥的一項，入口五，六六三，六一三石，出口八〇二，一八五，入超五，二六一，六七二石；棉花一項，入口九二，〇七八，一〇五兩，出口三一，七二二，七七二兩，入超六〇，三五五，三三三兩；棉織品一項，入口一六七，四六〇，四九六兩，出口一五，六三九，九五九兩，入超一五一，八二〇，五三九兩，總之：中國每年食的方面要仰給外人一六，〇六七，二八五石，衣的方面也要仰給外人二一二，一七五，八七二兩，其經濟破產，民生凋敝的程度，則可想而知了。

就以中等教育而論，也是成了畸形的狀態。全國在學的青年二三四，八一一人，其中雖有一六，六四一人是受過所謂職業訓練的，結果還是沒有特別的技能供應社會，大都不能幹實際的農業的生產，工程的建築，化學的工藝，蠶絲的紡織，反因受了一點文字的教育，而迷戀着都市的物質生活，不能或不願回到農村，深入民間。因之六

十年來的學校教育，不但工商業不能追隨先進國家，日圖發展，就是四萬萬五千萬人民衣食住所繫的農業，也就日漸衰頹。本年蔣政府的教育改革案，非不能補救中國現教育之弊，亦只有使奄奄一息的教育，更速趨於流產的途徑。這是一種挖肉補瘡的辦法，而非根本的救策。

目前中國社會，的確充滿了亡國滅種的象徵。一般政治當局，依舊是麻木不仁，昧着良心的貪污不已。處在這樣一個嚴重局面的下面，為官者既不顧負責，同時又懸棧而不肯卸責，更不許民衆自己負責。實在是現在中國政治，為剝削民力的政治，不但不能組織民衆，發揚民力而增長之，且反而剝削其固有的力量，似此民衆縱能擔任國事，亦無人承認允許之，則民衆力量，實無從表現。眼看國外數十萬的救國健兒，孤軍奮鬥，數月於茲，而政府方面，曾未有以援助，淡淡然處之。西南當局，雖抗日有心，其奈英雄無用武之地何！故今日之事，有理可講則講理，無理可講則角力，力竭矣，則「密為玉碎，不為瓦全」鄒魯先生曾經表示過：「西南當局主抗日討逆，如全國下大決心，不出一二年，日必失敗，本人研究國際過去事實，均強者有言，弱者無語」。誠然今之世界，只有強權的爭鬥，沒有公理的存在，也只有力與力的鬥爭，才能生存於今日之世界。所謂「謂和平」，「正義」都成了歷史上的陳跡。值此千鈞一髮之際，若作亡羊補牢之計，當猶未晚也，否則惟有引頸待戮，一任帝國主義的屠殺，強奪。南京政府既懦弱如此，噤若寒蟬，屈辱於日帝國主義者的暴力之下，那只有由民衆自己努力，担起救亡的責任。目前應有的努力，要不外下列三點：

(1) 抗日 這個抗日口號的提出，不是像欺騙民衆要人所謂的「長期抵抗」，也不是如郭子派某次要所說的「一面商榷，一面抵抗」而是要集中全國抗日的軍隊與組織廣大的民衆，雙管齊下的對日帝國主義者實行抗爭。

「九一八」事變發生以來，於今已匝載餘了，中國領土，只有一天一天的喪失，主權只有一天一天的斷送，南京政府除掉簽定賣國協約及提出不關痛癢的抗議外，沒有別的有效辦法，始終如一甘做國際帝國主義的附庸，保持它底奴化的「堅持不與抵抗」之態度。在「二二八」上海戰爭的時候，廣大的羣衆，抗日情緒的白熱化，曾一致的起來以自身的力量來拯救自己，由怒吼而行動起來，緊對着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軍隊的砲擊彈炸，拚命撕殺，浴血肉搏的奮鬥，剛要唱着戰勝的凱歌，終於被奴化的統治當局截斷了抗日的聯合戰線，予日帝國主義者以反攻的機會，這種事實，乃是蔣政府的一貫計劃，惟恐因此而動搖它的政治基礎。

在國聯調查團的報告書未宣佈以前，南京政府猶一味相信帝國主義強盜集團的國際聯盟，祈求形同具文的「九國公約」，事實上早經鐵一般的證明了是「望梅止渴」，「畫餅充飢」，絕無補實際，而作數月的婢膝奴顏，搖尾乞憐的送往迎來於所謂「和平使者」，結果給我們以最大的失望。報告書中充滿了衝突與矛盾，專以讓就日本，不置自毀其立場。蓋東省的政治之如何改善，乃屬於中國內政範圍，而國聯竟越俎代庖，主張在顧問會議之下，組織一種特殊制度的政府，以一種特殊憲兵維持內部的治安，東三省行政長官的任命，稅收的分配，中國政府均無過問之權

，雖美其名曰自治，直與國際共管，而由日本代行無異，對於中國國內愛國運動的抵質問題，須中國政府担保禁止，及其他種種的規定，與往者日帝國主義者對我所提的二十一條約，尤為苛酷。不特蔑視一切公理與國際條約，抑且目中國為朝鮮，安南，……等亦不如。報載胡漢民先生的評調查團報告書一文，見解周詳，評論入骨，足為國人的警鐘，暴露出瓜分弱小民族關機的國聯之鬼域伎倆。是以吾人對於國際所謂公約者，實如同廢紙，毫無價值可言，今後東省問題，只有憑我民族的力量，努力抗爭，方得解決，國家的難關，民族的厄運，亦惟退下最大的決心，本犧牲的精神，互為繼續抵抗，而求失地的恢復，絕無苟且偷安，徘徊歧路的可能。

(2) 剿共 共產黨流入中國的歷史，於茲不過十年左右。自民國八年五四運動發生以後，乃一新中國青年的視聽，多數份子不滿於舊的社會制度與文化，而醉心於舶來品的新思潮。民國九年的夏天，俄國派遣遠東總都秘書威金斯克夫婦攜帶大批流布潛行來華，首先收買了在北京（北平）的李大釗，張國燾和上海的陳獨秀等，於民國十年七月的時候，始在上海開第一次正式成立大會，以後逐漸向各地發展，秘密組織。

中山先生在粵成立革命的軍政府以後，給國際帝國主義及國內封建軍閥以很大的打擊，莫不惶恐無既，乃聯成一片來進攻革命源地的廣東，企圖根本剷除中國革命的薄弱基礎。於是中山先生為集中革命力量，抵抗反革命勢力的侵襲起見，不得不有民國十三年改組國民黨的發動，聯俄，容共的政策，是在國民革命的過程中一時應有的

策略。當時明知共產黨是有意義有計劃地來加入國民黨，來篡竊；但在當時革命環境上，他們亦是以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和剷除封建勢力為革命的對象。不過中山先生沒有料到共產黨篡奪國民黨那樣的迅速，那樣的不顧信約。當中山先生於民國十二年確定容共政策的時候，廣東國民黨支部委員鄒魯等十一人曾經預料將來的貽害，上書總理，正式彈劾共產黨說；此次共產黨之加入吾黨，乃有系統的，有組織的加入，當未加入之先，曾在北方某地（似在海參威）開大會決議利用我等之方法，其大前提則借國民黨之軀殼，注入共產黨之靈魂……」果然後來國民黨的黨政軍大權，多半為共產黨份子所掌握。尤其在下級黨部，下級軍隊，下層民運方面，均為共產黨一手把持和操縱，的確國民黨變成軀殼，形成尾大不掉的形勢。迄至民國十六年，共產黨竟明目張胆的實行篡奪國民黨，積極排斥和摧毀國民黨，使國民黨大有不能支持之勢，而有亡於共產黨的危險。

在新文化運動及反帝國主義，反封建軍閥的鬥爭中，共產黨對於中國社會的改造，不無相當的功績，如「五四」，「五卅」，「三一八」，「二七」學次的悲壯運動，他們也都盡了不少的力量。可是中國共產黨完全抹殺了中國的特殊環境，一味機械式的聽從第三國際的命令，致發生過火及幼稚的種種行動。所以革命的行動，是要根據現實的革命環境，否則只有盲目地幹，超時間和空間的亂闖。中國革命，就目的論而說，是社會主義的前途，就方法論而說，又必是以三民主義為出發點的國民革命的現階段。本來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但先要完成國民革命，然

後才能夠走到世界革命的階段，惜乎中國共產黨，不從客觀方面着想，僅憑主觀方面亂幹，致造成全國各地的糾紛。使民不聊生，村舍為墟，更不知犧牲了幾多的革命中堅份子，南京政府自實行剿共以來，計時有四五年之久，餉精耗費，人命死傷，不知其數，結果，亦禍不但沒有肅清，反兇焰益張，蔓延益廣，且因勦共之不當，使失業農民，骨肉相殘，民族元氣，亦大受損失。

為今之計，共匪固宜積極的肅清，同時又須確定勦共以後的辦法，關於共匪的來源，要設法斷絕，一方面刷新政治，他方面救濟農村，使「耕者有其田」，工者有其工，商學亦各有其職業和求學的機會，則匪共自然消滅。

值此日禍滔天，民族瀕於滅亡之際，惟有肅清擾亂後方的匪共，齊一國內的抗日力量。與日帝國主義者拚命，才能挽救危亡。改造社會的主義和方法，是因物質環境不同而各異的，中國革命，必須而且只有由中國的特殊經濟環境，產出特殊的革命主義和方法，更不能削足適履的採用輸入的革命方法和主義，我們只有站在民族的立場，努力反帝國主義的鬥爭，才有我們的前路。

(3) 推倒獨裁 二十世紀的現代世界，不適宜於獨裁政治制度，已成客觀事實的問題。中國土地之廣闊，人口之衆多，加乎世界各國之上，更非獨裁政治所能統制。改元以來，雖有少數的野心軍閥，迷信武力萬能，欲以之統一全國，結果總是愈弄愈糟，終歸失敗。十五年國軍出師北伐的目的，即在推翻北洋軍閥的獨裁政治，而另行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政治。不意南京克復以後，國民黨內的新軍閥，又相應而生，藉黨治之名，行軍事獨裁之實。年來

一切的政治紊亂，循環的戰爭，民生的凋敝，國土的喪失，皆是獨裁政治所造成。獨裁政治，是亡國滅種的源泉，獨裁政治，確是革命的障礙。自蔣氏實行獨裁，黨，黨，黨，國民的罪惡暴露之後，在國民黨的忠實同志方面，咸認為不推倒獨裁，無以恢復三民主義的真精神，完成國民革命；在民衆方面，亦皆認明不推倒獨裁，無以恢復中華

階級爭鬥說的批評

馬格東作
仁言譯

在現社會之內，依社會主義者之觀察，對於社會主義有利之力量，究爲何物耶？

馬克思主義者答之曰，有一階級爭鬥焉，吾人之目能見之而耳能聞之也。一方面爲剝奪者，即蓄積剩餘價值之人也；另一方面爲被剝奪者，即爲僅可以維持其可憐之生存的價格而售其勞動者見也。斯二階級間之對立日益尖銳化，非迄於勞動者覺醒之時，奪取政權，樹立社會主義國家，尖銳化之加深，將靡有涯涘也。

共產黨宣言云：「無產階級藉其政權，漸佔有資本階級之一切資本，將一切生產工具集中於國家之手，即集中於在朝者無產階級之手。如是適往前進，生產力遂可加速增進矣。」

此種意見，因其所根據之事實即不正確，若以爲行動之兩針，則更陷於謬誤矣。

茲宜首先說明者，即彼等相信以階級爭鬥解釋進化者，皆以爲集合體包括兩大經濟階級，殊不知此說實陷於謬

民族的自由及徹底抗日則共，更無以保障民衆本身的一切權利而達到解除痛苦的目的。

以上三點：是復興中國革命，救國救民族的當務之急。國人唯有從這三點去努力，才能打破目前的難關，開中國的新生命。

誤也，馬克思因力求自別於有產階級之學者，故彼決不肯承認領地租者與領利潤者二者之間，有利益相衝突之事。其門徒中有忽略其家法者，則承認此種對抗之存在焉；如醒德孟即其人之一也，彼說明農夫，佃戶及地主之三位一體云：「一小組之對抗，其細微如其他小組之對抗之在吾人社會上者相同」，以後彼又承認沒收地租及稔租之唯一結果，即增加資本階級之權勢而已。設彼說而果正確者，即不得不承認地主與資本家間之有經濟對抗，正猶勞動者與資本家間之有經濟對抗矣，即不得不承認階級爭鬥之不僅有二者而至少當有三者，其中二者依和約及攻守同盟而互相聯合矣。

此外，馬克思謂無產階級之利益爲單純的對立於有產階級之利益，因此，前者之利益遂驅後者之聯合爲一經濟單位。此種假說，全爲憑空虛構之性質，吾人不可不知也。苟欲促成此種聯合，則不得否認存在已久且不僅不日益減少而但日益增加之種種參差與種種對立矣。富人爲主張社會經濟構造爲兩經濟階級間一種爭鬥之故，遂立於不承

認之點上，而將此構造簡單化之；當人藉簡單化為口實，而承認民主主義之政治問題僅為求給予此經濟對抗以一種政治之形式，則此問題將更趨於腐爛矣。於是所有階級不為取得種種經濟的或政治的效果而聯合，而無產階級亦復如是矣，因當工場制度發軔之始，工人與雇主間之界線，尚非固定不移者也，由於此事，遂給予人類尚有信由於節儉及取得信用，彼等可擢升為主人之餘地也；即在今日，亦尚不乏工人有越過此界線而變為企業雇主與經理之事；此外如大儲金運動也，慈善會也，住宅建築社也，合作社也，無一非連接工人階級之利益於現在之物質狀況者也。更有進者，在集合體內，尚有若干地位重要之工人，其直接利益與現在財富之分配相關連，彼等為服從於階級利益，常左租現狀方面也。

然人又將謂此各種別工人之不援助社會主義，苟自其本身利益的見地言之，實不覺陷於錯誤，苟彼等一旦大澈大悟，即知彼等固屬於唯一與不可分之被壓迫階級矣。斯說也，或亦近於真理，然一種行動方法，必限於人人皆大澈大悟之後，始可發生效力者，則此方法亦甚荒誕矣。即退一步承認斯說之果為真理，則資本家亦如大澈大悟之後，彼亦固可投效社會主義，因社會主義之大幸福，彼亦與有分焉者也。且倘如人之所云者，則當階級戰爭表明兩軍對峙，其爭鬥乃用以表白社會主義之降臨時，此種戰爭之意義，可約為即大澈大悟之無產階級，將全為社會主義者，全不為其直接利益所蠱惑而但為其永久利益所指揮之謂矣。當全覺悟之有產階級固亦可為之也。於是所謂階級戰鬥者，不過為一種想像上之純經濟事實耳。階級爭鬥只可

作悲壯動人之詞藻之用而已，

在工銀家與支付工銀之雇主間，有對抗之存在，且在這種情形之性質上，任何妥協皆不可能，此實無庸討論者也。介於勞動與資本之間，毫無利益上之一致，此理甚明，資本欲獲得實用之勞力，必須支付高工銀。高工銀產生之實用勞力常由資本之買之或賣之，及隨資本之所欲而雇用之或辭去之，勞力之報酬愈低，則資本所儲蓄之差餘額愈大，勞力非被視為某事物之具有固有權利者，特被視為某事物之供給他人之利益者也。此種對立可名之曰階級爭鬥。惟是此不過求改造社會組織多數對立之一種，且此又未必對此種組織之完成為最有力與最有效之一種也。

例如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亦有對立之存在也。此種對立尤為複雜，事實上同一之人既為生產者又兼為消費者也。反對組合最有力之意見，即謂其不惜為生產者之利益而犧牲消費者之利益也。此可自資本家間或勞資間所締結之協約而證明之。吾人欲尋覓消費者與生產者間存在之敵對，例證甚多，由資本為抬高價格與壟斷市場而組成之聯合也，資本為分配由故意抬高價格所實現之利益，而限制勞動者援助此運動，勿為彼未參加運動之工場主勞動而與勞動者締結之協約也。

此種敵對在資本家間有時採取一種戰爭之形式。例如當德國之鑄鉛生產者，侵入英國原料市場之際，常不恤損害德國鋼鐵製造家之利益也。換言之，商業敵對與階級對抗皆同屬事實，且為今日最含與衝性之一種刺戟也。有時勞資聯合，以共制消費某物之階級，此例可以最近之寢具業之聯合證之；有時勞動者單獨與消費者爭鬥，如建築業

中之勞力費，頗有影響於建築之原價，間接減少住室之便利矣。在工業區內所發生之反對礦工八小時法之紛糾，實為消費者與生產者對立之最後的寫真也。在此場合內，機器工人，建築工人，苦力工人及其他各種類之工人均起而反對此一設施，因自彼等思之，此設施之結果行將增加煤價也。彼等盍階級鬥爭於九霄雲外，但對於利益之戰爭則踴躍從事也。

消費者求低廉之價格，生產者則求其資本之使用，能售得最高之價格，斯二者之爭鬥，為一種經濟之爭鬥，此斷不可不知或諉之於故意張大其辭也。任何人不得必謂此對立將決不可實現，因同一之人在同一之時間內隸屬於兩對立之階級也。

近代發展至某程度時發生一種分割此「單一」無產階級為二極有區別部分之趨勢。在此分割運動中，最重要者為合作社與建築社。在前者之中，工銀者變為雇主，或依彼等慣常使用之方法，即收取股息是也，此股息一部分係由他人勞動所生之利益也。當彼畢日從事於工廠或礦山之工作，彼自覺其為剝奪者之犧牲品，純然一工會會友及一工銀家也。但當彼夜晚返家之後，彼挂慮全釋，背上披一新衣，往其合作社之辦公室，則立即即感覺一種完全之改變矣。心理上，又另為一人矣。非復工友與工銀家，特為一資本雇主，人望之，脫離勞動者之聯合矣。

以上所云，謂非財富已有較佳之分配，特表明階級心理基礎之破壞耳。勞動者在每屆合作社代表大會之內，能以稽核數百萬雄厚資本而自豪也，能以變更政策而勒令商店之停業也，此乃一種資本家態度之影響於勞動者也，至

於一人之所擁有者，或僅不過數文，則無關重要，因決定彼應加入某階級之權衡，固不在於實有之財富也。當一人從事於實際目的時，決定彼隸屬於何階級者，乃模仿與經濟利益之一致也。當一貴婦在選舉日與一選舉者握手之時，彼付與百法郎之事小，然後毀滅階級感情之心理基礎於一時則有餘也。階級感情失敗矣，選舉者往投其階級敵人之票矣。庇護與慈善亦產生此同一之結果也。

關於此點，又可於公司發展至某種程度時，覓出一極好之榜樣，此榜樣作為產業學說，或可嘉許，惟在社會上之影響，則殊不少可非難之處也。數年前南城煤汽公司欲消滅其雇員之組織，並研究如何實現之方法。此公司決定實行聯合制。此公司之籠絡其員役，適與小說中之一故事相類，有一牽驢者，故意於驢之鼻前懸一胡蘿蔔，驢因不斷欲攫取此胡蘿蔔而食之，遂直向家中奔馳，牽驢者收事半功倍之效矣。

無產階級之聯帶責任所能負擔之財政的努力及此煤汽公司所得之經驗，二者在吾人之工作中極有裨益，取而計算之，殊感興趣者也。自聯合制實行後十四年，與公司發生關係者有四千人，彼等之所有總額為一七〇，〇〇〇鎊。由行此制十四年所生之結果，每人省出四十鎊有餘，以年計之，約為三鎊，倘以平均不過勞動三十年為標準，彼可達百鎊不遠矣。如此結果實現後，則員役等之結社權與行動之獨立即不感必要，必將完全聽命雇用彼等之公司矣。彼等將漸重視其商業利益而忽略其階級利益矣。自公民之觀念言之，階級之傾向已甚不可取，而事業之傾向則尤不可取也。此種犧牲斷不能收保證良好財富分配之功效，

如此公司之所期者，然員役名義上領受良好之特別薪俸，實際上取得真正具體之利益矣。

此等組織之第二種即建築社是也。在此社內，工人階級之利益與主人之利益一致，與集合體欲奪取非土地產物之計劃則相反對也。

此問題尚有一其他狀態。現社會制度所損害之利益，不僅工銀者之利益已也。大多數社會階級依附工銀者，其中如小商人是也。小商人之野心與同情使彼接近小資產階級，然對於其不滿意於觀察社會動機不能超於經濟動機以上之理論家，則又不以為是也。至於彼等在現在條件之下，其安樂與勝利不過為一時之現象者，如破產人，窮迫者，及將為托拉斯所吸收之工業中之受雇人，亦皆如斯也。以上諸人，就其經濟狀況言之，實應受社會主義之領導者。但彼等極羨慕彼階級享經濟上清福，受社會日光之曝曬，不致受擾亂及下等人類所羣居之陰影所侵襲者，且極欲攀附之。彼等於其所墜下之深井內，仰望臨於其上者援之以手也，彼等於其所失敗之地點，屈膝於一切負責者之前也。依馬克思主義者賦予於彼等之意義，此階級乃一種經濟之抽象，一種經濟之普遍也。

吾人既知事實之真象，今將進而研究在此意義內，凡用階級一宇者。所真正表示之觀念矣，將發現其價值無他，即促進社會改造之原動力矣。當吾人名之曰階級利益時，真意果何居耶？一人之階級利益，除對於彼表現為其個人利益外，別無長物也，非以彼為工銀階級之一員之利益也，更非以其為集合體一員之利益或公民之利益也，不過為其苟全性命之私人利益耳。此種感覺毫不含有任何社會

改造之原則。雖亦曾有階級之一種混合或一種防衛及一種維持之動機，如高工銀之取得，勞動時間之使之減少，勞動條件之改良是，但止於此矣。階級戰爭中努力之標準為橫的而非縱的也。階級戰爭毫無絲毫之建設價值也。

階級戰爭最妙之表現，為工團主義。工團主義建立於一種直至於今日仍與經驗相適合的假說之上，即資本極力剝削勞動，而勞動亦惟力是視，以遏制資本之勝利也。由此產生之狀況，即對於現工業事實之單純的承認而已。工團主義不能挑動任何之對立，有之則惟現存於勞資間之對立而已，不能挑引其他之利益結合，有之，則惟工銀階級之利益而已。工團主義絕不能有所成就，因彼絕無理想上之目的也；彼除使彼此皆為奴隸外，不能有其他結果也。此階級戰爭之真正的想像也。且階級戰爭實亦惟有如是而已。

此外，勞動組合主義為勞資對抗之最純粹的表現。此主義在我國有人名之曰舊組合主義，反對勞動者之一切政治，反對社會主義，以至於除雇主與雇工之會議及作為最後武器之罷工而外，無一不遭其反對也。一切再造，彼似皆疑之，因此彼決定如有人謀如斯之再造者，勞動組合主義不宜輕卒牽入其漩渦之內也。此種精神狀態局促於商業利益之狹隘概念內，而此概念與一般的利益實不相容者也。設有言舊勞動組合主義之各種支部會或會能考量其直接利益外之事，致力於彼等當時之政治者，此無憑之諛詞也。從事階級戰爭的軍隊之每一翼，就事物之性質言之，乃專為自身而爭鬥者也。商業利益重於階級利益，實際上為階級爭鬥之真正的產物，故商業利益終不出個人之利益而

已。經過若干時間以後，正確的言之，即一八九九年是也。勞動組合主義發現此種政策斷不能持之久遠，乃放棄其舊日之途徑，遂一變而為有覺悟之集合體，有覺悟之階級。勞動黨於是乎成立，因勞動組合主義知階級戰爭不能成就任何事業也。

吾人自各方面考察之階級利益之號召，實無異於個人利益之號召也。社會主義之宣傳，為階級戰爭所領導，而不為公民道德性質之理想所鼓勵，即不為社會主義文學中所蘊蓄之理想：如「有公斯有私，有私斯有公」，「財產之唯一權利，即服務於集合體」以及其他等等所鼓勵，此實一種個人主義號召也，此號召唯一之結果，為使人接受社會主義之信條，而不必變為社會主義者也。

當舊勞動組合主義發生由自然久已發生於為實行自衛而抵抗資本主義強權之剝削的人類中之極大的啓示時，一時代在勞動運動進化中勃然興起矣。換言之，階級戰爭之理想固隸屬於社會主義以前及勞動運動科學化以前之時代者也。

吾知馬克思主義者必謂此爭鬥不過為歷史上最後一次之爭鬥，且一俟無產階級解放後，此爭鬥時代即將完全結束也。此論證不過為無根據之假說耳。無產階級之解放，自動的將成為在有外表上相衝突的利益之各經濟部分間新爭鬥之一種口號，但當吾人承認此種利益為社會改造之主要理由時，則每次之勝利，即預種下日後花樣翻新之爭鬥的種子。欲求其不復為一階級而但為一國家，不繫於數量上之多數及範圍大之階級也。但繫於解放所由實現之原動力之性質耳。如原動力為利益之爭執，則彼必復現

於新制度內，又如彼縱已平息任何階級之忿怒，然彼必潛入於階級內之各小部分，使之又將互相作殊死戰也。社會之假說表現為各階級爭執時期中一階級之勝利及航行無阻於博愛之靜水中，此惟有彼仍信仰妖魔不可思議者之從之耳。

二

在社會內，變為一種進步性質之有機的變化之對抗，不僅為經濟的性質，且為精神的與道德的性質也。人之聽命於其腦，亦猶聽命於其錢囊也，聽命於社會本能之發展，亦猶聽命於其貪慾也。人所能佔有之最大財富，意識之改良者也。人在與現經濟制度衝突之中，殆一無所見也。彼必當依善惡之尺度，測量社會所完成之功績也，彼必當深入於社會內最黑暗之角隅也，彼必當穿進社會之穢污處及其腐敗處，以返觀凝結於其本身外表上之醜惡與悲哀也，必當對於新物質狀態有所準備也。無論何人不聚其財富於其家內之火光上而毀滅之也。即令吾人認定經濟的物質，為使歷史運轉之原動力，此不阻止吾人承認社會之改造，僅由於知識上之領導與經濟的需要之綜合，遂同化於進步之內，進步者，又與上述之物事相混合者也。

人類於制度之上，向生存之最高的及最人道的階段進化，此制度為合理耶，抑不合理耶？如不合理，則一切有系統之計劃，並社會主義即在其列，不過皆無益之努力耳。如為合理，則進步變為精神上，確可信賴之事實，而人為求精神之安逸，以及經濟之安全，必當於二者選擇其一以為對象也。假如彼為一工銀者，因彼對於保證生活方法上之努力，迫其與現社會狀態相衝突，彼之成功不依其貧

之大至如何之經歷，而依彼所賦予於此經歷之意義及依彼對於達到另一狀況所採取之方法。經濟的需要在一種改革上，誠宜與以相當之地位與重量，然理性與知識，社會精神狀態之成熟，其明瞭幾於對一般信徒成爲實際的物事之公道觀念，則給予此要求一種形式，一種政策，一種動機者也。是以社會主義當視精神運動與經濟運動同一重要。如必欲有所輕重，則當重前者也。經濟需要之壓力，實際上或可影響於各種可得而理會之動機，然每一動機不能通過之於前進中之進步。如信階級之無能力，可以成爲反動的詭說之動機，又可成爲革命的忿怒之動機。一人之貧乏可驅之於社會主義，然亦或可使之爲一盤扁豆而售其生存權也。下級之生活可造成革命，然亦可變爲帝國主義也。大財產閉塞富者之聰明，貧乏使貧者但能糊口即以爲滿足，此等現象，使一切堅忍與重大之努力皆不可能也。

社會主義于當承認精神的動機之存在，先於經濟的動機，否則經濟爭鬥將缺乏建設之價值矣；經濟鬥爭不過爲戰爭之刺戟物，而斷不能導吾人於社會主義也。經濟動機必當聽其爲理性與道德之光所指導，每當經濟動機在進步中担負因數之職務時，即必爲此種狀況也。

此種思想似未免忽略馬克思所謂社會主義爲不可避免之信條也。但社會主義產業的及社會的不可避免性，乃一種想像也。社會主義之所以不可避免者，正由於精神有以促之之使然也。彼所以不可避免者，正由於其循一種理性綱領而進展也。彼所以不可避免者，非由於人之被剝削，或由於資本主義之構造之自趨滅亡也，特由於人之爲理性之耳。使吾人之病痛成爲進步之確定原因者，乃唯一之理

性行動，非最後的破壞之可能的開端也。吾人爲力求避免現有之苦惱而採取之方法，乃由精神與道德所指示之者也。人類的進化之求向外發展，非如一種物類，可由吾人推之使前也。由橡子而成橡樹，由幼虫變爲甲虫，由蠟蜆變而爲蛙，但不衛生之住室，產業之恐慌，托拉斯則不能由同一之方式變而爲社會主義也。自有世界以來，即有生存競爭，在此過程中，許多物種，有業已絕跡者，許多進化，有從未完成者。在自然中，未完成之發展與已完成之過程殆同一可爲感動也。

今日工人爲自由黨或爲保守黨投票者，非不知工銀者生活之痛苦也。亦非不知彼等之隸屬於獨立之經濟的與社會的階級也。然彼等之中，頗不乏甚欲隸屬於其他階級之人。要之不論字之本義如何，彼等固深知其階級也。但彼等非社會主義者，因彼等不承認彼等當贊助社會主義者之提議也。

欲社會有機體之能完成，于是必須此完成爲有意義的，及人對於此改造究應如何，有一種明確之觀念也。有機體之生活繼續求有利於改造方面，有機體之自身遂常在再造之狀態中也。吾人已見國家之忽興忽廢者多矣，但其他之國家則一達到文化相當之程度而即停滯不動焉。但停滯不足適合於西歐之人民也。此等人民或將消亡；政治之合併或將殄滅之，貧乏之病源或將使之衰頹也。然如彼等之發展必當繼續，如彼等必當適應於新狀況，如彼等必當遂足其完成，則非有輿論之組織，及非有能先見一階段及能引導人民於此階段之建設的天才之活動，即不能舉也。於是社會主義所要求之人，即信仰社會進化者也，承認財富之

分配、爲社會現在所當解決者也，對於民主政治具有信用者也，認國家非爲個性之競爭者而特爲個性之一種表現者也，發現將來爲合作之信心所指導者也。此等應社會主義之召集者，有爲貧寒者，在此場合，其應募則以社會主義許彼等一種經濟之安全也；但社會主義亦可引動其他之人，其生活固甚富裕者，彼等之應募，則以社會主義以秩序置之於混沌之上，以組織置之於亂雜之上也，則以社會主義以法律手段解決無政府也，則以社會主義以公道代替現時流行之非公道也。

社會主義者，表示社會之進步，非一階級之暴動也。社會主義所求以催速其實現之意識，非階級聯帶關係之意識，特社會單位之意識及向一全有機體之途徑也。社會主義之口號于是非階級意識而爲集合體之意識也。

三

吾人現已明瞭吾人所當號召之利益的及信仰的聯合之爲何矣，吾人現已明瞭爲使社會主義國家之秩序自現在混沌狀況中產出之，對於此事應給予以何種指導矣。

余意認爲階級戰爭之解釋，殊不甚充足，今將辭而闡之矣。因階級意識，殊不能成就任何事物，而階級爭鬪又在可通與不可通之間也。階級戰爭不過能說明現社會狀況之一部分耳。但吾人所念念不忘者，首爲工銀者。彼等爲現在混沌中最大之犧牲者。最感現制度之無能力供給勞動，工銀及給予以生存者，彼等也。設有人誰之者曰，君姑待，財運亨通之日將舉君於他人之肩上也，彼等對於此種希望，絕少有信之者也。彼等爲現在爭鬥之狂流中浮動之飄泊者。彼等之一種生產上最有效之方法之分紅計劃不過

產生擾亂，飢餓與貧乏而已，如上所述，彼等之需要在今日形成社會最大之憂慮，因社會組織之努力漸變爲彼等人道的結果，又因人民之經濟解放與其政治解放幾於相連接者也。

余述至此，必當稍假片刻而特別提明者，即因工銀者堅決要求政治的統一及獨立的組織之必要，而彼等遂一時會爲言論上，法庭上及社會內攻擊之對象也。結果勞動黨於以成立。一種鮮明的民主主義的政治必不可不爲社會的及求使失業，老年及其他之貧乏等狀況之消滅也。于是依此進化律所謂：「需要創立機關，再分配及組織機能改變生物之式樣，」工人階級之政治，必當努力於組織與發展社會中互助之機關與機能也。勞動黨之政治可描劃之爲一種給予一種互助形式於國民生活內之一種企圖也。吾人對於政治之目的與範圍，既已確定以後，則吾人立即發現謀個人利潤之土地與產業資本使用之專利，即社會現所欲避免之實驗的源泉矣，立即發現在勞動界尙未能享受財富分配實際方法使之成爲可能之安樂時，此土地與資本當由公有及由爲使用而生產所代替矣。勞動界進步之唯一聰明路線，即經濟與產業再造之路線，亦即社會主義之路線也。吾人於是必當期待發現工銀者，入於最完全之發展，入於一種有機體之改造之最政治的及最實際的形式，即入於指明一種活潑的生活已開始將湧現組織之最高的形式之最根本的與最興奮的混亂矣。然前已表明此種改革不純爲經濟的，且不僅限於工銀者，爲集合有利有於社會主義之力量，則此運動之基礎必應爲凡參加者皆可得其位置也。

於是對於一切獎勵界限之文句與一切區別彼此之信條，必當拔除之於社會主義以外也。由於工場法及衛生條例所獲得之經驗，證明一切階級之人，皆有循社會主義所領導之路線上多行一步之必要，及誘起一切階級組合員精神上一種社會的，集合體的及個人的概念，而此概念又自社會主義之原則上產生者也。如吾人將各政黨所標榜之改良方案，表面上似甚殘缺不全，然一加以有系統之研究，則此等方案皆不過為社會主義之信條耳。當吾人開始作各種實驗：工業法，公共衛生法，市有計劃均相繼而生，皆互相聯貫，與錯綜者，而社會主義即為其結果也。此種組織之完成，此種國家及市區的發展的觀念，此種事業的實際

今年河北省的災荒

在全國國民經濟的總崩潰與勞苦我衆生活的極端惡化的形勢下，北方各省是更加銳利而猛烈，在陝，甘，晉，豫，魯，冀各省由於帝國主義侵略的加緊，歷年來的軍閥混戰以及殘酷的封建剝削造成了長期延長至四五年的災荒，田園荒蕪，廣大的羣衆陷於飢餓，死亡的深淵中。水災，旱災，虫災，風災，霜災，雹災，以及虎疫鼠疫，在今年可以說是無災不備的普遍於北方各省。別的不說，我們現在只單把河北省的情須來觀察一下，就可以知道是到了怎樣嚴重的一種地步了。

我們先看水災的情形，河北省的河流綿亘數百里。在過去一直到現在，河身河堤從未修理過，沿岸樹林又已砍伐殆盡，所謂河務局等機關，祇是立於虛設，給軍閥官僚

方針，皆非為暫時與部分性質，必當變為社會主義之基礎也。政治運動者，所以表現及最後滿足社會有機的單位所感覺之需要也，故必當為此社會全體之運動，不當為其各部分之一種。工人階級之運動也，如腦之服從解剖學上之物質，不問其精粗而有所區別，社會上之政治機關亦然，其受制於彼研究道德的知識之過程極深者，與受制於彼略解經濟學者，亦毫無差異也。但如吾人欲創造一種極完全之社會形式，則必須此二者之合而為一也。

經濟之缺乏，道路上之石塊也，但此石塊可由吾人改造之為畜類之足蹄，或由吾人運用其智慧而發明最優美之小路。社會主義即此最後之交替也。

丁和

多一個搜括民衆的來源而已。當今年剛入夏季的時候，各地「河水氾濫」，「某河暴漲」，「某河堤年久失修，岌岌可危」一類的消息不斷的傳來。再加於今年雨水較大，於是數年來所僅見的水災便可驚的發生了。在七八兩個月內，本省五大河流如永定，滹沱，大清，南北運和其他河流如薊河，漳河，灤河等都先後氾濫決口，兩岸數百里良田頓成一片汪洋，禾苗淹死，無數的房屋畜牲被沖去，淹死的人更不在少數。災至最慘者如任縣「於二十四夜，民衆正搶堵合龍之古洋河東岸，忽又決口八九丈，宋村等十餘村，田地園林悉備浸沒，更經夾河轉流的沖激，房屋畜牲財物及婦人幼童被水沖去者不能計算，村民紛紛逃入縣城……」（大公報八月三十日）。據各縣報告和省政府建設廳

派員視察的報告，祇限大清，滹沱，南北運等河，被災水區已有六十餘縣。此外「灤河蘆河沿岸如玉田，豐潤，灤縣，盧龍等縣地方已悉各該縣有災，惟範圍不大，至各縣當局之意忽，延未呈報者，當大有人在」。這樣估計起來，全省的被災區域至少當在八十縣以上！受災最重的區域是保屬與直南一帶的二十三個縣份，一般的災情：「至少每縣被浸田地四百頃以上，多者竟至達百數方里，村莊被沖者在已報之四十五縣中，已佔一千三百餘村！」（大公報八月十六日）

除此以外，最令人傷心疾首的更慘酷的一種現象，是由整理海河委員會「整理」的結果，一種完全由人工造成的水災。就是將天津縣東北鄉數十村強迫劃為「蓄水區」，實行「放淤」，使寬約四里長約六十餘里之良田數千頃之田底淘空，田而積水，「田中高梁往年穗高尺許，而今年則不及兩寸，往年平均收穫六成，今年則不及二成，……食計被災房口五千餘戶，人口約二萬三千餘人」（大公報七月二十日）。

其次，是蝗災與蟲災，今年河北省也是同樣的嚴重，它的範圍比水災區域還要加倍的擴大！更特殊的現象是被水災區，水退以後，緊接着就是蟲災，未被水區域大部份都鬧着蝗虫及各種害虫。而且這些蟲災的發生，又正當看晚苗已長，秋禾將熟的時候，據省政府實業廳的報告，在八月間受蝗災最重的縣份已有二六三縣（大公報九月一日）；這些縣份差不多都是大旱或未水喘的區域，如滹縣的通信：「本年大旱，近又自西北飛來大批蝗虫，紛集田間，食稻立盡，……現在廣大圩一帶，蝗虫縱橫十餘里，

誠屬駭人聽聞，經此凶災，秋收已成絕望云」（大公報九月六日）。又據大公報八月二十九號所載，這次被水六十餘縣，積水退後，差不多都先後發現好虫，蝻虫，蝻虫，吃晚苗。此外，各縣發生各種各樣害虫的消息，在八九月間的報紙上，已成司空見慣。尤其令人注意的，就是前面所說的被水最重的二十三縣，所受的蝗災亦是最重，據省政府民政廳視察員的報告：「自西獲鹿深城起，如正定，阜城，無極，晉縣，大名等縣連同滹沱河北岸共二十三縣，除窪田已全部淹沒，早期秋禾顆粒無收外，各該縣晚禾約佔十分之四，在本月初即已破綻成熟，續期劃割，亦災後唯一生活品，詎此本月五日起，突發生蝗虫，滿天遍地飛行者竟日，連日發現，各村民祇用鑼鼓驚之，不會降落，無如鄰縣秋禾被蝗食盡時，勢必落於附近各縣，綜據報告，該二十餘縣各區，均已先後發現，每田禾若干頃，千百萬蝗虫同時降落，祇二三小時，滿行噬食告罄，農民大聲疾呼，此後生活，致陷絕境，災民總數，當有三四十萬人之多。……」（大公報九月十日）

從大公報上零星是不完的村料估計起來，全省蟲災區域比水災區域，至少要在二倍以上。連同水災縣份，今年河北省的災荒範圍，當不下一百二十餘縣。以上述保屬及直南二十三縣受災最重的區域的災民數目（四十餘萬）為根據，給其餘各縣以半倍的折扣，推算起來，今年河北全省新增加的災民總數起碼要一百五十萬以上！

今年夏季，在遭受水災的災區，又加之於毫無衛生的設備，流行的瘟疫一定是異常的利害，雖然是沒有可靠的統計數字證明，但因疫疾而死亡的人民當不計其數，這當

然是在我們意料中的事情！

由上邊簡單的敘述，我們就可以看到，大多數的勞苦民衆是到了怎樣悲慘的一種境地，簡直就無法再生活下去了。這些由災荒湧現出來的百數十萬的飢寒線上的災民，必然的要從進河北省農村經濟更深一層的破產崩潰，可說是目前最嚴重的一個問題。對於這一嚴重問題是被一般人

華北軍事概況(續五)

胡雁

河南 河南東抵碭，西通陝甘，南達鄂皖，北屆幽薊，難守易攻，古稱四戰之地，清季軍事，遠不可攷，溯在辛亥之歲，混亂不可復理，王天縱倡義於陽山，爲豫人革命之第一聲，王有神鎗手之目，部下復多傑士，當時與南陽謝道士戰，頗着戰績，其驍將如張治公柴雲陸慈玉琨張訪溪馮文德姜明宇張得勝等，厥後均能獨樹一幟，疊相雄長，復次則爲張鈺，亦豫人革命之最早者，天縱因擁袁反袁，在豫不能活動，乃潛至湖北，聯絡藍天蔚黎天才，共圖大舉，故一時月旦，有三天之稱，王入川後，竟以勞瘁而殞，張鈺好爲大言，殊少幹略，劉鎮華爲張之軍法官，聲勢反較張爲勝，然局量褊狹，嗜殺好貨而不能容物，故昔日部曲，星散殆盡矣，民三以後，有一曠世奇傑，突由陝北發動，風發雲動起，馳驟於三秦八水之間，嘗率少數健兒，與數萬官軍累月相抗，當之者靡，有江東伯符之概，此人爲誰？乃十九年殉義許昌之樊鍾秀也。樊氏在豫，與吳佩孚勢成水火，於是率其部下，由豫赴粵，時孫中山被迫於陳炯明，方將避地離省，樊軍猝至，真如天上救

所忽視了的。

我們知道：這些災荒的造成，主要的是由於天然的凶禍，但現統治者亦不能不負相當的責任，事先毫無預防的準備，事後不但不設法補救，而且更加重對勞苦民衆的剝削；因此，救濟災荒絕不是單純的問題，而是整個的社會問題！

星，孫遜於車站，備言危迫狀況，樊軍不及稍憩，卽由車站直赴火線，與陳接觸，一度肉搏，陳軍大挫，再接再厲，陳敗不能成軍，陳既不支遁去，孫之廣東政府，始得危而復安，迨後孫死，廣東排外之風益熾，樊知豎子不可與有爲，且痛聯俄容共之失計，乃決計北歸，將欲至陝，與楊虎城結合，偕赴新疆，爲西北樹一有力之國際，善乎，于右任之日，中國戰將多矣，而以少數之軍隊，轉戰於黃河長江珠江三流域，縱橫馳聘，如入無人之域者，唯樊鍾秀一人耳，跡其作戰地帶，西至陝甘，南極粵桂，由豫而粵，復由粵返豫，往返數千里，且戰且走，無一日不在肉搏中奮出路，當其既返河南，其疲憊已不可復支，他人當之，早已蹶而不振，而樊氏猶復計畫西上，直抵新疆，其毅力盛概，哥倫布張廋不足方也！乃以惡胡之戰，尼其曠足，不數年革命軍到達長江，將欲會師武漢，設京漢線上，無樊氏拊吳之背，成敗之數，尙未可逆計也，因此之故，樊乃構怨於吳，樊之胞弟，爲吳誘殺，寶豐故居，爲吳蕩毀，是其忠於革命，已至滿家焚身，而革命政府之所以

庸於樊氏者，早爲團扇之遇秋風，捐棄踐踏而不一顧矣！樊在河南，得全省農工羣衆之盛大擁護，故每次倡義，從者數萬，荷鎗裹糧，萬里不捨，欲飲河南軍事，萬不可不如此富有歷史性之民族英雄也。河南爲北方雜牌之出產地，亦即雜牌之通逃藪，年來各大軍閥，每引雜牌各軍，以壯聲勢，庸詎知河南爲毀人之地，雜牌爲附隨之蠅，欲賴其擁護，難如昇天，而因之塌臺者，大有人在，吳佩孚斬雲鶴唐生智馮玉祥閻錫山等，不吝民脂，養周至，迨至大勢一去，譁然如散沙，謂之烏合將領，誰曰不宜，現在劉峙爲主席，勢力並不能統一，南陽一帶，爲劉鎮華，光山一帶爲鄧子舉，信陽爲馬鴻逵，潢川爲宋天才，宋爲萬選才部將，現隸張鈞，張鈞有名無實，僅有李萬林宋天才擇門面耳，而李之部下，極不整齊，完全仗宋天才一部，（約萬支槍）擔任剿共工事，戴民權亦往南五處，效忠蔣氏數年不渝，商震之高鴻文旅，警備鄭州，鄭淵以西，現亦爲商之黃光華部隊，擔任防務，豫西一帶，民間槍支，約數十萬，惜樊氏已逝，再無人可以領導率領，効忠國家矣。

山西 山西過去歷史，前略叙及，溯自十九年敗粵以後，紙老虎已爲人看破，大抵高級軍官，人人發財，中級官差把自給，下級官多窮措大，兵士則直成乞丐矣，閻之

軍官，雖多係出身學生，但服從長官，不諳世務，則與馮部無異，初則受庇於閻之腋下，不會與外方交接，一若離却閻氏，斷不能生存於天壤也者，及閻下野，不得已與外方輸誠，乃所受待遇，較閻更優，接濟餉糈，較閻更豐，於是始知生今之世，若有兵柄在握，何往而不利乎？各挾所部，到處接頭，但一聞作戰，則官兵相顧失色，蓋自山東豫東失敗以後，已如驚弓之鳥矣！徐永昌爲孫岳舊部，改投閻氏，雖擁主席軍長之名，實際上已無一兵，顧巧於爲官，外冷內熱，以目前形勢論，實閻氏之替身也，楊愛源爲閻氏唯一親信之人，而人甚平實，惜細於幹才，絕不能應付萬難之時局，周飛亦閻最相信者，又較楊氏爲陋劣，且人品心地，更不能與楊同日語矣，張蔭梧雖非習人，閻亦甚爲寵愛，張作事負責，而時有不近人情處，習人不愜於彼，譬之爲馮玉祥，次如李服膺孫楚二人，乃閻派之交際明星也，但狹隘局促，不脫土氣，外省指爲白蠟隊，其軍風紀，概可見矣，王靖國李生達，可謂庸中佼佼，當閻氏上次下野，各贈各軍長師長每人兩萬元，作爲別儀，他人皆悉數納之囊橐，獨二氏分賞所部官兵，即此一點，可見其胸次矣，傅作義早營別業，商震被擠而去，其他各將，自部以下矣（未完）

西北特派員通訊二則

雁自西安寄

記者：

我離開你們的形質而赴西北的山國了。上車的一夜，天色異常昏黑，我也異常疲倦，就在臥車中胡亂睡了。到

了次日，業已過石莊，看見沿路的農民，渾渾噩噩，因爲一年莫聽見炮聲，似乎久已忘記了，所以我有兩句舊詩：「村舍似忘離散感，樹雲猶見莽蒼橫。」這也真是河北現

在的村落狀況，至捐稅之如何苛猛，倒還不值得措意似的，及至過河，漸交河南境地，氣象陰森，居民謫怨，求如河北那樣，已不可再見了，大概河北近來的駐軍，比較嚴整，所以秩序方面，總要好些，尤其是邯鄲的高柱滋軍，精銳武肅，煞是可喜，所以河邊游女，搖曳臨風，往來如梭，不怕軍人滋侮，易俗社也大貼戲報，每唱必買滿座，亦可見邯鄲之歌舞昇平了。

河南方面，未免良莠不齊，所以表現在市面上的，頗有五光十色之妙，在鄭州住了一夜一天，次晚七時，搭隴海由徐至潼的特別快車，向西進展，車廂較平漢華美，設備修飾簡陋，一事一物都有些草昧初開的象徵，次晨到閩底鎮，車聲乍停，予亦由黑甜鄉中驚覺，俯身檻外，見一片蒼涼，風日也爲之愁黯，車上有黨部空製標語，「交通事業，是發展國民的要具，」現在哩！海州直達潼關，交通事業，總算有進步了。而人民的苦楚，商旅的零落，車上乘客之稀少，貨車之絕無，無一不發現西北不景氣的狀態，據以上種種事實來證明，那車上所見的標語，未免不適用了，大概關中連年戰爭，繼以饑饉，農村完全破產，社會上之生產力，無形墜穩。工商之不振，爲交通頹敗之一因素，即以鄭州而論，向恃陝西棉商，爲全市金融，今年上海大戰，棉業大受影響，所以鄭州市雖然店面輝煌，依然是終日束手，無所是事，再往鄭州以西，更可以想見了。（第一次通訊）

天水兵變，頗爲一般人所注意，及至我到此以後，精密調查，方知內容極爲單純，因警備師馬青苑，素有神筋病者的渾號，作事不近人情，部下久已不滿，而馬的本人

，又好矯異立奇，忽然異想天開，希圖在十七師大力包圍之下，自己要作一番驚世駭俗的反楊反孫大舉動，於是召集陳韓兩旅長，說明主旨，馬上就要動手，誰知陳養雖雖是與楊相處不久，而爲人極爲方正，這種不合理的舉動，當然不能附和，馬青苑索性殘忍，竟在這獸性蠢動的時候，把一個好好先生陳養城鎗殺了！韓世本呢！他是楊虎臣部下第一個老人，講到私交關係，也不會贊成馬青苑，在這義利分界的利那間，把韓也羈押在鐵窗中了。馬的這種舉動，馬上面安就得了報告，楊虎臣親自出發，直抵距離天水三百多里之隴縣，馬部各旅團長，聞訊均設法脫險，赴隴謁楊，申訴經過，或怒髮上指，請纓討逆，或痛哭被面，大有死裏逃生，又幸重逢之概，楊一面電飭平涼駐軍，星夜往天水開拔，限期肅清，馬見大勢已去，退走禮縣，經平涼十七師之一團，一擊即潰，馬又率領殘破餘股三百餘人，逃往成縣，展轉遷徙，再入洮岷交界間之貴清山中，正式作打家劫舍勾當去了，現在天水由韓世本維持，足可勝任愉快，人民同此當可安堵矣。

復次爲金融問題——陝甘當饑饉疫癘災匪患之後，元氣絕不易驟復，因爲甘肅雖饒於物產，但貨棄於地，並未開發，陝西中部，向以糧食棉花爲大宗，舊日渭河兩岸，能有三成收穫，即可坐食三年，近以災穰頻仍，食料仰給於外來之麵粉，棉花雖存貨甚多，而因受濕戰影響，消路陡現疲滯，在這農村破產，工商業衰敗的狀態下，金融枯竭，現金早告匱乏，不得已拿這張紙幣來活動市面，現在紙幣價格日跌，現洋久已絕跡，這就是經濟學所謂良貨幣受惡貨幣排斥的一個例證，商旅困苦，市面不振，而推之當道之用心，未嘗不是想拿這變通方法來救濟，但是整個的政府，信用早破產了！所以局都方面，也得受連帶影響呀。（第一次通訊）